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四十六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三

士虞禮第十四之二

記虞浴不櫛注今文曰沐浴

正義鄭氏康成曰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惟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敖氏繼公曰鄭從古文原無沐字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於吉賈疏士虞惟一豕而云西上知無腊也少牢二牲東上今西上是變吉也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賈疏特牲牲在西尚右今反吉故寢右為升左胖也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敖氏繼公曰陳之亦在西方而當陳鼎之南略如特牲禮也西上腊在東也腊與豕序則不在於矣北首寢右謂牲也吉時腊東首則此時西首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腊用於賈疏特牲於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

案記不言祔鄭氏據特牲例之未必然也不用祔亦

別於吉也

日中而行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葬日中而虞賈疏以朝有葬事故用日中而行虞事

再虞三虞皆質明

存疑鄭氏康成曰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賈疏辰正謂朝夕日中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日中行事亦變於吉祭也三虞皆

然至祔乃質明行事以其始用吉祭也

案凡祭皆用質明始虞用日中有為為之耳且或葬事稍遲不及日中即日昃猶可期於亟安其神而已揆之夕奠逮日或然也注謂必用辰正恐未然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今文無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賈疏特牲主人視側殺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鼎也賈疏體解如下文七體是也

敖氏繼公曰廟門亦廟門

外也主人不視亦變於吉

存異敖氏繼公曰主人不視殺則陳牲之時可知

案敖意謂陳牲主人亦不視也既反哭主人與有

司視虞牲記有明文明接時而為之也敖不信檀

弓耳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

肺祭一實于上鼎飪而甚反臑乃報反肫音純骼音格膉音益

正義鄭氏康成曰肉謂之羹賈疏爾雅釋器文飪熟也賈疏釋言

文一脊脅正脊正脅也貫疏特牲注云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此喪祭體數雖略亦不奪正故知正脊正脅也喪祭略七體耳貫疏特牲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横脊長脅二骨短脅注云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升惟七體故云略離肺舉肺也貫疏少牢注云離猶捲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貫疏引此證離肺舉肺不異膉脰肉也貫疏少牢饔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注云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今用脰肉貶於吉也敖氏繼公曰惟云脊脅則是各一骨耳脊脅各一而又但用一骨遠別於吉祭也離肺乃與脊

同舉者也肺言離見其制與絶祭者同膚祭三以為神祭肺祭一以為尸祭

通論李氏如圭曰肩臂臑肫骼脊脅為七體特牲則增横脊短脊而為九少牢又增脡脊代脅而為十一

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鱄市專反鮒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差減之也賈疏特牲魚十有五今用九故云差減

通論敖氏繼公曰凡士之喪奠用魚則九

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髀步禮反又必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腊亦七體牲之類賈疏左肩臂臑肫骼脊脅牲之七體今升腊左胖亦然特牲記云腊如牲骨

敖氏繼公曰腊亦體五骨二所謂腊如牲骨也

皆設扃鼏陳之注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既陳乃設扃鼏也賈疏經云陳三鼏後言設扃鼏有嫌故記人辨之

載猶進柢魚進鬐鬐渠之反注今文柢為胝古文鬐為耆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猶士喪上下言未可以吉也賈疏

士喪禮小斂進柢大斂進魚鬐腊進柢又葬奠云如初皆未異於生也柢本也鬐脊也

敖氏繼公曰喪奠於牲則進柢魚則進鬐始者但以不忍異於生之故而為之其後遂因之以别於吉祭故三虞之時雖祭而不奠猶未變於初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鬐柢二者皆變於吉是以少牢升豕其載如羊皆進下腊一純而俎亦進下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皆與此反也鄉飲酒鄉射記則皆云右體進腠

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脰音豆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升于鼎賤也賈疏對上尸俎美飪升於鼎為貴者也祭以離肺下尸賈疏以尸祭用刌肺祝用離肺故云下尸也敖氏繼公曰髀亦左髀也脊脅其亦脡脅代脅與離肺嚌肺也祝祭以離肺者是禮主於飲故不因尸之食禮也此俎實自鑊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鼎者不敢與神俎同也尸三俎用豕魚腊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變於吉也階間執事之俎所陳之常處也特牲饋食禮

曰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則於階間而陳是俎吉凶同也階間先有黍稷敦故記又明著其所焉云敦東者言其相直也

案離肺舉肺嚌肺一物而三名者與脊同舉則曰舉肺祭而嚌之則曰嚌肺若祭肺則祭之而不嚌也食禮用祭肺士昏及公食以及凡祭祀之有黍稷者是也飲禮用離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是也敦東言其節耳注謂明神惠則特牲敦在西堂而執事之俎在

階間何以云乎

存疑鄭氏康成曰統於敦明神惠也賈疏上文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是神之黍稷今陳祝饌於神饌之東統於神物明惠由神也

右記牲骨俎實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淳章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槃以盛棄水為淺污人也執巾者不授巾卑也賈氏公彥曰經直云淳尸盥宗人授

巾不云執授等之面位故記人明之　敖氏繼公曰淳尸盥執匜者也此執盥器者之面位亦皆變於吉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户外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詔主人室事賈疏經惟言宗人告有司具及詔主人踊皆堂下之事今主人入室則當詔室中之事故升堂也

佐食無事則出户負依南面依於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中尊不空立户牖之間謂之依賈疏爾雅文謂户西南面也　敖氏繼公曰依如負斧依之依亦

謂如屏風然者也然則自天子至於士其戶牖之間皆設依惟天子則飾以斧形耳負依南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佐食室中無正位故是時立於此特牲記曰佐食當事則户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禮三獻而止佐食無中庭之位故但以事之有無為言雖當事猶云無也

右記執事者面位

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荁音丸注古文苦為枯今

文或作芐

正義鄭氏康成曰若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賈疏内則堇荁枌榆同為滑物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賈疏秋與夏同有生葵春初未生者約與冬同是以經直云冬明舉夏以兼秋舉冬以兼春也敖氏繼公曰若苦若薇亦各隨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有柶所以祭而嘗之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公食記牛藿羊苦豕薇各用其一若牲容兼有其二

豆實葵菹菹以西𩞃醢籩棗烝栗擇𩞃力禾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經惟言菹醢此則見其所用之物也言以西則指其饌時惟言棗烝栗擇則是籩豆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葦席素几主人酳以廢爵則其他可知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楬籩有滕也賈疏大斂楬豆兩其實葵菹芋𩞃醢兩籩無滕栗不擇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飾可知

案棗烝栗擇稍變於奠耳非必盡易之也敖說為長

右記鉶豆籩

尸入祝從尸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者嫌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亦辟尸使先行也入門如是則入戸亦從尸可知

案尸入祝從是於奉篚一人之後從之也及階祝延

尸特牲少牢注皆云從後詔侑曰延足以證之矣經惟言一人衰經奉篚從尸而未言祝之先後故記明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祝在主人前也嬿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賈疏陰厭之初主人先祝入戶至此迎尸祝在主人前先後有異故記人明之

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賈疏尸神象故云接神詔侑即上祝命佐食邇敦祝酌授尸及祝出告利成祝入尸

謖等是也

案注疏專指入室不如敖說之該先饗神而後迎尸祝皆有事焉凡吉祭之所同也注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皆非經意

尸坐不說屨說他活反注今文說為稅

正義鄭氏康成曰侍神不敢燕惰也賈疏鄉飲酒燕禮之等凡坐降說屨乃升坐今不說屨為侍神不敢燕惰

敖氏繼公曰尸久坐於室中嫌或說屨也禮有敬事則不說屨而坐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尸謖祝前鄉尸鄉許亮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

敖氏繼公曰前者當尸之前而行也前行者所以道之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賈疏案經出戶降階及門皆指地而言時主人在西階上乃不

言及階而云過主人欲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故没去階名而云過主人也　敖氏繼公曰鄉尸還謂先鄉尸而即還也主人位在堂深祝出户而西行當階而南行乃過主人也過主人則近階矣故不必見及階之節也此降階者謂祝也

降階還及門如出户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　賈疏自階至門道遠其間無還鄉尸之節　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户時皆還鄉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　賈疏逡巡讓之容　凡道

尸之禮儀在此賈疏儀禮所云前尸之禮此為具悉　敖氏繼公曰此降階者謂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及門如出戶謂出門又鄉尸也

案尸入而祝從其後尸出而祝道其前禮尚相變也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正義賈氏公彦曰祝既送尸出反入門復北面位宗人乃詔主人降以其無事故也

右記祝相尸之節

尸服卒者之上服

正義賈氏公彦曰經直見主人服不見尸服故記人明之　敖氏繼公曰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玄裳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亦宵衣耳賈疏特牲正祭主婦宵衣則女尸亦宵衣可知

案士喪禮陳襲衣三稱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褖

衣即玄端也其序爵弁服為上褖衣為下此明言卒者之上服則是爵弁服確矣若注所引玄端屬祭者之服非卒者之上服也至士妻之尸服經未明載意者其褖衣與注云宵衣亦恐未然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姓謂婦也（賈疏據與婦人為尸者不使同姓女為尸也）賤者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為之據夫

家言故曰異姓其或雖與卒者同姓亦可為之也存疑賈氏公彦曰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妾是賤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為之而鄭云必使適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先用適而言

案無適孫妻當使庶孫妻不使妾小記言妾祔於妾祖姑可見惟妾母之喪乃以妾為尸耳其取孫倫之

婦無若輕服者為之與

通論賈氏公彦曰喪祭自虞卒哭以後禫以前皆男女別尸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少牢吉禮以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案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抑亦既有男尸不便更立女尸也虞卒哭祔練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為女尸故須立女尸也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必有先後賈氏謂男女別尸異几似一時並立兩尸者

非

右記尸服及為尸者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賈疏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則大夫士祭先取孫無孫取同姓之適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賈疏曾子問祭成喪者必有尸則殤死無尸可知故云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賈疏雖無尸主人亦如葬所服即位於西序及升降與有尸相似敖氏繼公曰禮謂主人哭出復位以前之儀及改設饌與賓

出以後之事薦饌神席前俎豆之類是也如初謂與有尸者同

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下祝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異者之節賈疏謂記無尸者異於有尸

敖氏繼公曰雖無尸此儀則同也主人於每節亦皆再拜稽首記將見主人哭出之節故先言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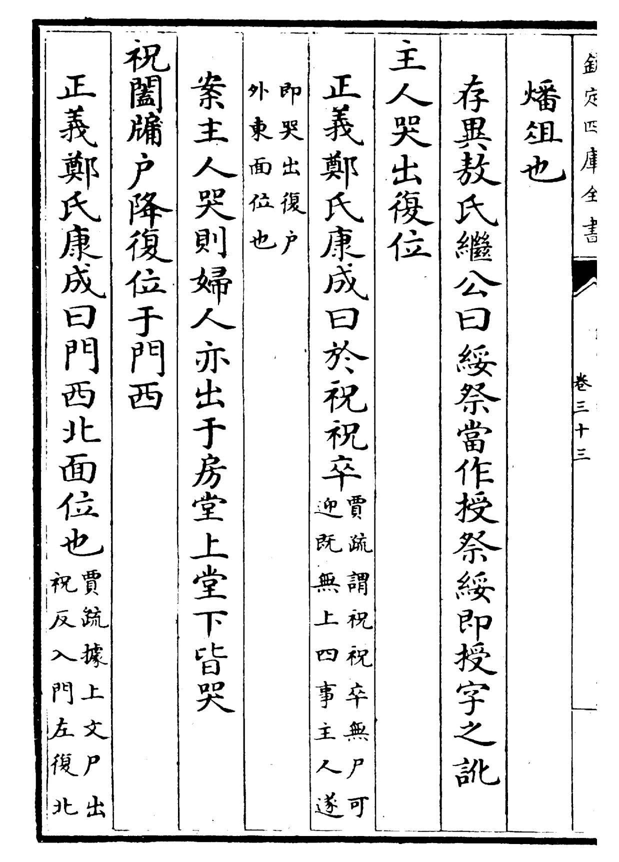
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注綏當為墮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四事皆為尸有尸者迎尸入祝

命佐食綏祭有泰羮湇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又尸食之後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以燔從賓長三獻亦如之無尸闕此四事也

鄭氏康成曰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賈疏凡祭禮以獻爲終舉終以見始亦得爲義今不但言獻記其始終具言四事者欲明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故具言之也

敖氏繼公曰綏祭謂佐食授祭也無尸則固無所授矣嫌其當象有尸者之禮故言不以明之無下三事意亦類此從獻謂籩及肝



燔俎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綏祭當作授祭綏即授字之訛

主人哭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祝祝卒賈疏謂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遂即哭出復戶外東面位也

案主人哭則婦人亦出于房堂上堂下皆哭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西北面位也賈疏據上文尸出祝反入門左復北

面之位也

男女拾踊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拾更也三更踊賈疏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為拾也

敖氏繼公曰是時婦人亦在堂也

如食閒

正義鄭氏康成曰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賈疏隱之者謂闔牖户也九飯之頃時節也

敖氏繼公曰闔牖户如食閒象神食之也此謂陰厭

案敖氏以此為陰厭明祭適殤者當同此也第不知祭凡庶殤之陽厭又當如何耳注疏以祭之首尾為陰陽厭非也

祝升止哭聲三啟户注今文啟為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聲者噫歆也將啟户警覺神也

主人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之賈疏主人無事而入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

案無尸則不行三獻禮主婦與賓皆不入故於將徹

時主人又入以致其敬若親送之者然亦倚杖乃入

祝從啟牖鄉如初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賈疏上文闔牖户闔時牖先言此云主人入祝從乃言啟牖是户先開乃啟牖故知扇在内也如初者主人入

祝從在左

辨正敖氏繼公曰鄉猶面也謂祝在主人之左皆西

鄉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牖一名也賈疏詩云塞向墐户注云鄉北出牖也與

此注語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一名也

案北出之牖曰鄉非正室所有其側室别室或有之豳詩民居田舍隨其所宜若正室行禮之處牖必在南無鄉名疏引詩注意謂南牖亦可名鄉不謂並有北牖後人沿此或以室中亦有北牖則滋謬矣

主人哭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堂上位也賈疏復堂上東面位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復門西北面位賈疏上經祝入門左北面此復北面位可知佐食復西方位賈疏上經主人即位于堂東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佐食亦賓也故此復西方位可知

辨正敖氏繼公曰卒徹者言其節也此徹亦改設于西北隅不言之者已蒙如初之文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户褻也賈疏上經有尸者陰陽兩厭無闔牖户之事今無尸者陰厭時闔牖户若更設饌于西北隅復闔牖户為褻瀆故不為也

宗人詔降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贊闔牖戸宗人詔主人降之

右記無尸

始虞用柔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

案始虞用柔以葬日用柔因之也春秋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杜注三月而葬速此其剛日或

有爲而爲之其餘無用剛日者則古人之葬日用柔可見矣既葬輟朝夕之奠人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故日中而虞其或道遠則先儒所謂當於所館行之理或然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矣

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不寧

悲思不安　敖氏繼公曰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夙興夜處不寧言其以神未祔廟之故日夜為之悲思不安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云夙興夜處則始虞與葬不同日明矣

敢用絜牲剛鬣

正義鄭氏康成曰豕曰剛鬣賈疏下曲禮文

香合本又作鄉音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黍也賈疏曲禮黍曰香合梁曰香萁稷曰明粢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賈疏曲禮所云黍稷別號者是人君法特牲少牢黍稷俱言普淖此別號黍為香合下又號稷為普淖故知記誤也

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賈疏依設法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誤

嘉薦普淖淖奴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賈疏普淖鄭以意解

之

明齊溲酒齊才計反溲所求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明齊蓋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涚齊貴新也蓋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賈疏謂作兎腊解者應在上特牲為次何因退在下為稷解者上已云普淖無黍稷何又

見稷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

敖氏繼公曰祝祝之時奠用醴而已不用酒也云溲酒似衍文

案鄭以明齊溲酒為一物有酒無醴敖以明齊為醴溲酒為酒酌奠用醴敖說為勝蓋酒雖未獻而兩甒在室總為神陳之祝辭自可無言亦不必衍也

哀薦祫事注今文曰合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賈疏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大廟

故此亦以祫為合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期與先祖合為安也

適爾皇祖某甫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謂死者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　敖氏繼公曰云適爾皇祖某甫所以勸勉之尸柩已去則神宜在廟為神未欲遽離其室故三虞皆告之以此

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強之也　敖氏繼公曰以祔祭

例之當云尚饗蓋庶其饗此祭也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賈疏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丁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己日其祝辭異者一言耳賈疏謂一虞云祫再虞云虞三虞云成是也敖氏繼公曰舊說再虞後於始虞二日理或然也皆如初謂日與祝辭也曰哀薦虞事見其與上文異者惟虞祫二字耳

存疑敖氏繼公曰虞之言度也再告之則有使之度

其去就之意故曰虞事焉虞祭之名盖取諸此
案訓虞為使度其去就反似人子有逺遣其親之心非知鬼神情狀之語也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賈疏即解初虞再虞稱祫稱虞之意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賈疏將祔於祖之故士則如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賈疏己日再虞後改用剛日故次取庚日為三虞卒哭亦用剛日故庚日後隔辛日取壬日為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

言耳賈疏改虞為成是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賈疏引檀弓證卒哭辭稱成事之義但卒哭為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禫後吉祭而言禫祭以前總為喪祭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鄭以前有人解三虞卒哭同為一事是以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徹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　敖氏繼公

曰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别也不用柔日而别用剛日故云他也卒哭用剛日者以祔祭宜用柔日故耳亦如初謂祝辭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賈疏謂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因三日殯日即葬於國北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賈疏彼注云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待三月而葬虞所以安神故疾虞卒哭待哀殺故至三月待尋常葬後乃為卒哭祭也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祀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賈疏謂虞卒哭祔祥皆有名此則無

名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

賈疏此他祭在卒哭前今退在下者以其非常祭故也

敖氏繼公曰三虞卒哭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他用剛日則三虞卒哭後於再虞三日矣三虞與祔日當相接經云明日以其班祔也三虞云成事者謂神靈適祖之意已定也此三祭之辭皆告之以適其皇祖乃異其其事之云者所以見義也初言祫者象啟尊者以其事也次言虞者象尊者聞言則度其可否也末言成者象其思

慮已審將行之也凡此皆所以順孝子事死如事生之心故其為辭先後有漸從容不廹若此

案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卒哭明三虞必相屬而卒哭則變除變除不可不屆三月之期也然則三虞與卒哭各為一祭明矣三虞用剛日稍變也剛柔互用亦交神明之道也曰成事禮成於三也卒哭亦用剛日亦曰成事因於三虞也報葬者虞之後卒哭之前未必有祭鄭氏豈以設奠之日淺情有所難已邪然設

奠則疑於未葬增祭則嫌於多虞其力之能辦與否

姑勿計也鄭注他字之解似屬臆說三虞畢而未卒

哭者其朝夕哭臨如未葬之朝夕哭而不奠既卒哭

乃輟之與

右記祭日與祝辭

獻畢未徹乃餞餞集彥反音賤注古文餞為踐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

酒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於皇祖是

以餞送之　賈氏公彦曰三虞不餞尸者以三虞與卒哭同在寢祔則在廟以明旦當入廟易處鄉尊所故特有餞送之禮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注古文甒為廡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南將有事於北也賈疏下文云尸出門右南面

有玄酒即吉也賈疏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則與虞祭同今至餞尸用之則尋常祭祀之酒故云即吉此在西尚凶也賈疏尊在門西不在東是尚凶言水

者喪質無鼏不久陳　敖氏繼公曰是禮主於尸故惟用酒耳用酒而有水尊尊者之禮也水尊在酒西西上也下文尸設席於尊之西北是尸席西於尊北也尸席西於尊北而尊西上則設尊之法愈可見矣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洗取節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西方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在門之左又少南

饌籩豆脯四脡脡徒頂反又他頂反注古文脡為挺

正義敖氏繼公曰饌籩豆主於飲也脯四脡猶變於吉也鄉飲酒禮薦脯五脡横祭於其上此亦有祭記但見其異者耳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音干注古文縮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乾肉牲體之脯也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　敖氏繼公曰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横矣乾肉在俎而縮亦變於

牲三者蓋饌於外西塾上之南籩豆在俎北也

尸出執几從席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賈疏初虞素几葦席在西序至再虞三虞卒哭皆如初不見更設几席之文知同初虞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者執事也

尸出門右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俟設席也　敖氏繼公曰他時尸出則歸此乃南面立者或祝告之以將有事也與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賔出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亦右几明其象神　鄭氏康成曰將入臨之位

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出者重餞尸賈疏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是重餞尸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尸且為婦人當位於其北也衆主人以下亦在主

人之南如臨位而婦人之位則當南上婦人出者宜送神也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唯主人不哭為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主人拜送蓋亦北面如室中之儀

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其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賈疏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注屈中曰朐則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在南是凶禮屈者在右

案乾肉有朐則雖正切之而其長如脯矣

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祭於籩豆之間

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嚌授乾肉之祭也反之反於佐

食佐食反之於俎　敖氏繼公曰乾肉之祭云嚌者亦因事名之

祭酒卒爵奠于南方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爵而主人不拜且奠之而不酢皆略也南方薦右也後奠者又以次而南

案祭祀賓客無以虛爵奠者以虛爵奠惟此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如之者亦及内兄弟之屬皆踊也

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長知丈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之外皆如之也從從獻者也如燔之類踊如初亦丈夫先婦人後也取俎謂乾俎之實

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内踊如初注古文謖作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賈疏約上文男

子在南婦人在北北南為左北為右因從此位便也　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猶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　賈疏在廟以廟為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舉正祭況之　敖氏繼公曰哭者皆從尸者主於餞尸則宜送之也亦男先女後不拜者凡主人於尸無拜送之禮惟大夫賓尸乃拜送之

案鄭謂男左女右敖謂男先女後未詳孰是姑並存之

尸出門哭者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餞于外大門猶廟門賈疏餞于寢門外以大門為限亦似事尸在廟門為限也

賓出主人送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賓拜于大門外　賈氏公彦曰上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之限故不出大門送之送賓大門外自是常禮但禮有終賓無答拜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既復位宗人告事畢賓乃出也

主婦亦拜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賓也賈疏上主人送男賓故知此主婦拜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内賈疏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故于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為況也

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注今文說為稅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賈疏喪服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亦約此文而言也夕日則服葛者為袝

期賈疏明日祔祭今日之夕為祔祭之期變麻服葛是因祔期即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　敖氏繼公曰為祔期注亦以意言之耳

通論敖氏繼公曰餞尸事畢即說經帶者蓋其節當然也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於將變之時亦先說之若受服及柱楣之類皆當為之於既徹之後此特見其始者耳

入徹主人不與注古文與為豫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

中　敖氏繼公曰丈夫自齊衰以下婦人自主婦以下皆得為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賈疏曾子問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故知入徹取大功小功緦麻等也

案此時賓已去矣故兄弟徹之饋重而徹輕則不必拘大功以下雖齊衰可也敖謂主婦亦以其齊衰耳若死者之妻為主婦自應不與

婦人說首經不說帶

正義敖氏繼公曰既徹乃說經後丈夫也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不說帶則不以葛易之閒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與　鄭氏康成曰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　賈疏男子既葬首絰要帶俱變婦人直變首絰不變帶故云少變也男子陽重首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要要是下體以重下體故帶不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賈疏小記云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斬帶不變則大功以下變可知

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賈疏變是文不變是質不可以大功以下輕服之文變主婦重服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賈疏此解大功以下夕時未變麻服葛至祔日亦當葛帶即位也其夕時未變以與主婦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亦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也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賈疏引此以證齊衰婦人不葛帶之事

案檀弓婦人不葛帶凡婦人皆然非專指斬齊也鄭

謂大功以下婦人要帶亦變者恐是誤解閒傳輕者包重者特及麻葛重之文而然耳閒傳似專指男子若兼婦人言之則斬衰者亦易要經以葛有所難通矣

右記卒哭祭後餞尸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拾其劫反注古文席為筵）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賈疏雖無尸送神不異故云如初）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賈疏言亦者亦餞尸之時也）

敖氏繼公曰此節在既陰厭主人復位之後拾踊者謂丈夫婦人及賓也然則於餞尸之時賓亦踊矣上記不見之者文略也

哭止告事畢賓出

正義敖氏繼公曰其賓出以下之儀與有尸者同

右記無尸不餞之法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

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敖氏繼公曰云遂卒哭以其與葬事相屬也記者於既三虞乃更言此者明葬與卒哭之月數當視殯之日數也然則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三日其葬卒哭之月皆可得而定之矣

案下文將言祔故又本其初死而言殯葬卒哭之期限於是以卒哭為祔節也

將旦而祔則薦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薦在卒哭之夕也將以来日旦明祔神靈於廟故是時復薦於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惟主告神以祔期耳故其禮畧曩者既餞尸而送神今復薦於寢以神不可測雖已送之焉知其不在寢也

案薦謂無尸也卒哭之祭在質明此在夕蓋服葛之後為祔期將告賓故先告神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薦謂卒哭之祭　賈氏公彦曰記

人見卒哭之祭為祔而設故連文去將旦而祔則為此卒哭而祭也

卒辭曰哀子某来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注今文隮為齊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謂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

鄭氏康成曰隮升也尚庶幾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卒辭卒哭之祝辭不稱饌明主為告祔也

粢卒哭之祭與三虞同已見上文不應於餞尸之後

又重出於此也卒哭有饌彼祝辭已稱之此無饌故

不稱耳集說得之

女子曰皇祖妣某氏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孫祔於祖母　賈氏公彦曰此

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

女氏之家既葬祔於祖母也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

正義敖氏繼公曰謂隮祔爾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也

云孫婦者對祖姑之稱

其他辭一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来日某隮祔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辭勸强尸之辭也賈疏特牲禮迎尸入室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鄭云勸强之也其辭引此

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敖氏繼公曰案大戴禮云孝嗣侯其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豈據此而訓圭為潔與凡吉

祭饗尸曰孝子賈疏此一辭三虞及卒哭勸尸辭若祔及練祥吉祭其辭皆用此但吉祭改哀為孝耳　敖氏繼公曰饗謂饗神也祝既釋告祔之辭主人及祝皆再拜主人出立于牖西祝立於户東如食閒主人及祝又入祝乃釋此饗辭主人及祝又再拜主人出祝乃徹之也此雖主為告祔之饗言之然凡喪祭之饗辭亦皆然耳

明日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

曰祔必以其昭穆亾則中一以上賈疏中猶閒也一以上祖又祖孫祔祖為正若無祖則祔於高祖以祔必以昭穆孫與祖同昭穆故閒一以上取昭穆相當者若婦則祔於祖姑無亦閒一以上若妾亦祔於妾祖姑無則易牲而祔女君也

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賈疏案曾子問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於廟祔已復於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

練而後遷廟賈疏案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也僖三十三年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注云特祀於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此不與鄭義同鄭意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

朱子曰吉凶之禮其變

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至三年而遷於廟也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説杜氏用賈逵服虔之説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　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昭考詩謂武王為穆考左傳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

穆之位不以新主祔廟而變也但昭主祔廟則昭遞遷穆主祔廟則穆遞遷爾

存疑陳氏祥道曰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　呂氏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此之謂祔　張子曰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

理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朱子曰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

案左傳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虔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於廟焉此正論也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但覲於主於廟對舉並稱主之不在廟可知矣何休公羊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

兩階之間虞主所謂祔而作主者也埋於兩階間此亦主不在廟之一證也據此則朱子依康成祔已而復於寢之說似乎得之盖祖廟不可以行喪祭且祖未遷則新主不可以遽入也或曰始虞時固欲其祫先祖矣喪事即遠既餞而復還何義乎曰祫而祔者欲新鬼之神靈依於故鬼之神靈相合而相附云爾卒哭則餞之又於其王考祔之以為如此則神靈固已往而依矣然神靈不妨兩在也雖已輟朝夕之奠

而主人猶居廬則必主在寢室然後哀心有所注但朱子以為猶日上食不徹几筵則非國語所謂日祭自指殯宫朝夕奠而言非謂虞祔之後也反哭之後不奠經有明文奠主於尸柩奠訖以虞易奠必無更復設奠之理几筵隨祭而設祭畢旋徹未有久留者也鬼神尚清静主雖在室而殯宫之門不啟主人在廬中朝夕哭焉直俟祭期則祭之而已張子以為三年喪終乃祔經傳無此語殆誤以遷主入廟為祔焉

爾

餘論楊氏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仍祔於祖妣待他日父喪畢同遷　黄氏幹曰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案重至虞而埋矣神所馮依將在於主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恐既祔之後情日漸忘也故雖祔而主仍復於寢直至三年畢乃祫於廟

沐浴櫛搔翦注搔當音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為搔揃揃或為鬋

正義鄭氏康成曰彌自飾也賈疏虞浴不櫛注云未在於飾今祔時櫛搔翦是彌自飾也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注古文脰膉為頭膉

正義鄭氏康成曰專猶厚也折俎以脰膉貶於純吉

敖氏繼公曰惟云取諸脰膉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此折俎謂尸祝之外凡執事者之俎也胙俎亦存焉有此俎則有致爵獻賓之禮矣曾子問曰小祥者

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賔賔弗舉禮也然則祔祭豈無奠酬之事與以專膚為俎且取諸脰膉明不用體骨也所以然者祔未純吉猶以左胖為神俎其右胖之體骨不敢以為執事者之俎實蓋辟吉祭神俎之所用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賈疏特牲主婦俎觳折佐食俎觳折少牢主婦俎臑折 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

案鄭所言者吉祭折俎之法也云主婦以下蓋謂阼

俎用正體也若然則主婦以下又何必專膚之折乎神用左胖虛右胖不用乃取脰膉敖氏得其閒矣由此推之則折俎亦惟主人主婦及賓長有之而衆賓兄弟未必備也以脰膉無多也脰膉頸也

其他如饋食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特牲饋食之事賈疏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夫婦無俎此有俎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　敖氏繼公曰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案祔未純吉則禮非全備如饋食應是如士虞饋食折俎以獻祝也或曰凡言如者如前文非如後文此語可參　又案以虞不致爵練祭不旅推之則祔當有致爵矣但祔祥之祭死者之妻具有變除無不與祭之理且或主人年少未娶而母尚存則子初獻而母亞獻自三虞而已然特牲之俎於致爵乃設之其祔也亦母子交致爵而設俎乎且亦母先致子而後子致母乎曰是難推也母為亞獻恐致爵之禮難行

其胙俎主婦俎或於尸酢時設之與抑致爵者吉祭歡欣和樂之情祔雖吉尚未屆此則夫婦共祭或亦不致爵而但設俎以異於虞之喪祭與

用嗣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祔尚質未暇筮尸賈疏從虞至祔惟用一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小記云練筮日筮尸

存異敖氏繼公曰嗣尸主人子行之次於為虞尸者也虞祔異尸者若曰吉凶不可以相因然

案自虞至祔惟用一尸不易尸者固以喪中不暇筮尸亦以數日之間欲令神之馮依有定不可倏彼而倏此也敖說非也或曰孫於祖為嗣用嗣尸者即以虞尸為皇祖之尸而新祔之孫不另設尸也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稱孝者吉祭賈疏對虞時稱哀案檀弓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祔在卒哭後故曰吉祭也

敖氏繼公曰此祭兩告之而辭

乃惟以孝子為稱者蓋主於祔者也自此以下亦皆

祝祝之辭

用尹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賈疏曲禮脯曰尹祭是天子諸侯禮

用脯號特牲少牢無云用脯者惟上餕尸有脯此非餕尸不言牲號而云尹祭知記者誤也

案用上亦當有敢字文略耳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溲師優反注今文溲為醙

正義鄭氏康成曰普薦鉶羹賈疏虞及特牲皆云祝酌奠于鉶南則鉶在酒前而設此普薦亦在酒上故知也但虞禮一鉶此如饋食則與特牲同二鉶故云普薦也不稱牲記其異者賈疏初虞等稱牲此但記其異者故不言牲也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欲其祔合兩告之賈疏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告祖曰隮祔爾孫某甫是其兩告也敖氏繼公曰此兩告之是兩祭之也兩祭之而用一尸且不别設几席薦饌蓋祭禮或當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案士一廟本無祖廟羣廟之别其二廟者朝祖時先禰而後祖則主各在其廟可見矣此與天子諸侯之禮不同康成以為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士無大祖豈二廟者祖主反藏於禰廟邪似不可通

右記祔

朞而小祥注古文朞皆作基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

敖氏繼公曰三年之喪至朞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祥再朞而祭祝辭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小言之

存疑敖氏繼公曰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復及其皇祖與祔異

案此即練祭也以一朞而言則曰小祥以三年服者變除之節而言則曰練其實一也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國君禮也祥禫皆特祭不於廟則於寢行之可知敖謂特祭於祖廟不可從

曰薦此常事 注古文常為祥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辭之異者 賈疏謂與虞祔之辭異者 言常者朞而祭禮也 賈疏喪服小記文

賈氏公彥曰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

案常平常也此云常事明前此者之非常也曾子問練祭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復也賈疏二十五月故云復朞　敖氏繼公曰凶事至是盡除故曰大祥而其辭曰祥事言大者對小之稱

中月而禫禫大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

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王氏肅曰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

樂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禮中月而

禫中月月中也是祥月之中也檀弓祥而縞是月禫

徙月樂若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年小

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

即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今如鄭

氏雖禮宜從厚然未為當喪禮當從儀禮為正

案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漢以前無有以禫為二十七月者言之自戴氏德始而康成主之王肅駁論朱子亦以為然累朝隨諸儒之議論為廢置魏晉以後用王肅之説至宋依王淮之奏改用鄭義至今因之此兩家者持論紛紛要之皆古人所有也古者祥禫之日不以忌辰而以卜筮凶事先遠日則必於後月先卜之可知也如祥禫俱於近日得吉則二十五月矣若

祥禫俱於遠日得吉則遂至二十七月矣而制服之初意則以二十五月為斷蓋再期而又有竒則以是為三年耳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其妃配其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敖氏繼公曰至是方

云吉祭則於祔云如饋食者亦大約言之耳猶未配

謂孝子之母雖先其父而卒者此時猶未以之配祭

也蓋此祭主於安其父之神靈故不及其母與所謂

薦其歳事者不同也禫之月即安吉祭所以安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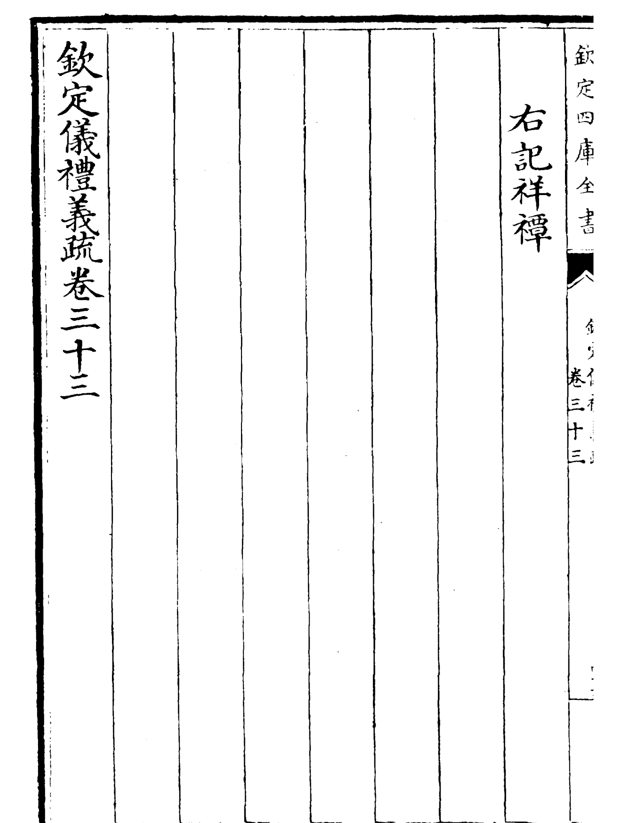
戴記言諸侯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正此意也

賈氏公彦曰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則於廟

案雜記云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

配注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據此則

此未配云者專指新入廟之父而言不謂自祖以上也若祖以上則祔已配矣何吉祭而不配乎當四時之祭月只禫月是也遷其祖而以新死者入祖廟既入祖廟乃以吉祭祭之而不及其他敖氏所云是也若禰及祭四代若大祖者則别筮日祭之與或後一時乃祭之與曰一月而三祭得無數乎曰大祥為變除也禫為反吉也吉祭為新遷也各有取焉不可以常時拘也



右記祥禫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四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之士祭祖禰於五禮屬吉禮　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士祭其祖之禮　賈氏公彦曰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孔氏穎達曰若大宗子為士得立祖禰二廟也　吴氏澄曰此禮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别録第十五注不

見次第補之

案經文筮日筮尸明云適其皇祖某子則此篇當是適士祭其祖之禮注兼祖禰言者以適士二廟祭其祖之禮如是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是且以官師祖禰共廟而論祭其祖之禮如適士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適士可推而知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以此及少

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

案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謂禘祭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祫而春則禘諸侯秋冬皆祫而春夏有禘時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祫禘並有矣此特牲士禘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辭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夙興視殺以訖送賓徹俎為時良久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況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以明日

繹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五以七其何以同日而祭乎此殆不然也蓋祫則萃群廟之主而祭之犆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祖禰共廟而犆祭祖則不及禰若犆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犆少則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

通論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韋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而七歆謂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德則宗之故殷有三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班固以歆為是今未能決姑兩存之　又曰程子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祭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不同耳疑最得祭祀本意今以祭法

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　問官師一廟只祭得父母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理自如此

案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為禰祭言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禰矣若祫則祖禰竝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為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

後無一日之祭於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即吉後輒廢其祭於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於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禰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以及高盖曾高無廟不妨於祖禰之廟祭之也如士為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祔焉此亦其一徵矣　又案廟制據王制禮器士惟一廟而已祭法則云適士二官師一而士喪禮記亦有二廟則先朝禰後適祖之文

是則士或二廟或一廟也其一廟者康成以為祖禰共廟是已至適士官師乃以上士若中下士分屬之恐未必然上下大夫同三廟五等諸侯同五廟不應上士遽異於中下也且於適字之義亦不相應疑所謂適士者乃世族之大宗爵雖為士而世適相承上繼繼別之宗為百世不遷者則自當有別子為祖之廟於以合食而收族焉所謂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耳若然則其祖若禰仍共一

廟雖犆祭其祖亦於禰廟中行事而已

特牲饋食之禮食音嗣

正義左傳卜日曰牲 韋氏昭曰凡牲一為特二為牢 李氏如圭曰特牲一豕也 敖氏繼公曰士祭用三鼎乃以特牲名之者主於牲也少牢放此 鄭氏康成曰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賈疏自孰始者見天子諸侯饋食已前有灌鬯朝踐之事饋食者食道也賈疏食道是人飲食之道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

案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又曰以饋食享先王是二者祭之大節而大夫士之祭斷自饋食始也但饋食同而牢禮品物則不同大夫少牢士特牲所以為隆殺也天子食用六穀祭用六齍大夫黍稷四敦士黍稷二敦是則饋食同而所饋亦不同矣

通論賈氏公彥曰天子諸侯有室中二祼及堂上薦血腥之禮大夫士則無此二者是以皆云饋食之禮

案春官大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肆獻祼必兼饋食而饋食則不先肆獻祼此禮之一隆一殺者也然則天子諸侯之吉祭亦有不以肆獻祼而以饋食者矣如士冠之或醴或醮若殺若不殺士昏之親迎若不親迎大夫少牢禮之賓尸若不賓尸皆備一隆一殺而任人之臨時變通蓋不獨三年喪畢之吉祭自饋食始如卺人廟用脩鄭注之說而已也

不諏日諏子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士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 敖氏繼公曰諏日謂諏其所筮之日也大夫將祭而筮有諏日之禮此云不諏日則是祭禮之序先尊後卑亦可見矣不諏日則所筮之日亦在旬内所以下於大夫 賈氏公彦曰凡士言不者對大夫以上言之

案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由前丁巳至後丁巳旬有一日筮得吉即於是日齊不得不於前筮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無所用其諏也且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固不能豫諏日矣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冠端玄謂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賈疏不玄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

敖氏繼公曰士筮當朝服今乃玄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筮與祭皆與神交故主人之服不宜有異　賈氏公彦曰冠禮云筮于廟門此不言廟者冠非祭恐不在廟故言廟此祭于廟筮在廟門可知　李氏如圭曰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時故因卜筮以請敬之至也

案周官筮人職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知於輕事有專卜或專筮者矣士大夫之祭日筮而不卜以

其輕於侯王之祭故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賈疏小記云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注云小宗有四五世而遷繼禰者長者為小宗親弟雖異宮皆來祭繼祖者從父昆弟皆來祭繼曾祖者從祖昆弟皆來祭繼高祖者族祖昆弟皆來祭皆據小宗而言也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賈疏此據書傳而言康誥傳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又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注云事謂祭祀敖氏繼公曰子姓主人之子也先子姓而後兄弟蓋以

主人之服親疏為序也若行禮之次則自長者始子姓而下之服亦玄端統於主人也　李氏如圭曰祭統有事於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

案鄭注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明乎大宗之與祭比小宗人數為多其於主祭之宗子或有在子行者或有在兄弟行者故經言兄弟必兼子姓也然詳經之本義似不主此葢所云子姓

者依主人之嗣子立文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重適

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有餕嗣為上

而兄弟不敢躐焉此所以退兄弟於子姓之後也與

兄弟中伯叔父及其他上下輩行皆賅焉

有司群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之屬吏也　賈氏公彦曰左傳

士有隷子弟如兄弟服者如主人冠端玄　敖氏繼

公曰有司群執事者公臣私臣之共莅事者也此時

未有賔故有司群執事皆如賔位西方東面北上

案第云有司足矣必兼群執事者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必有專職而奔走服勞如滌器陳几席沃盥之類不可以專職名也故以群執事概之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魚列反閾于逼反注古文闑作槷閾作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筮人設之也　賈氏公彦曰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

中此省文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筮謂著也　敖氏繼公曰筮人說見士冠禮云取筮於西塾見其所饌者與士冠禮同也亦抽上韇兼執之　賈氏公彥曰冠禮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此不言皆互見

案筮人亦名筮史雜記大夫士筮宅以史鄭注云筮史筮人也少牢稱史此篇稱筮人其義同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佐也逹也　敖氏繼公曰儀禮他篇凡於贊命者皆言自右與少儀所謂詔辭自右者合惟此經言自左似無他義葢字誤耳左當作右存疑鄭氏康成曰贊命由左者為求神變也　賈氏公彥曰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祭祀故宰自左贊命為神求吉變於常禮也

案為求神變於義無取且在左則不便於詔辭而受
命者之面鄉轉還亦不相當矣云字誤者近之宰巳
見士冠禮
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
正義熊氏安生曰稱孝子對禰為言稱孝孫對祖為
言　李氏如圭曰禮記祭稱孝孫以其義稱也　敖
氏繼公曰來日某亦謂丁若巳也某事即歲事也適
其皇祖某子謂主人適其廟而祭之也尚饗謂其日

若吉庶幾其神饗之也下筮尸放此不言以某妃配變於大夫之筮辭也若其祝辭則亦當言之　鄭氏康成曰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賈疏子為男子美稱故以某為伯仲五十字下篇云皇祖伯某鄭以某在伯下故為祖字解之尚庶幾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與此異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

案此篇無祝祝之辭大約彷少牢則固當有某妃配某氏之云矣命筮無之則大夫士或有異與鄭以此

經容禫月之吉祭者喪自練祥而後筮日筮尸漸與
吉祭同至禫月而適值時祭則直行特牲饋食禮惟
祝辭不稱某妃配而已所謂是月吉祭猶未配也此
經不言妃鄭故舉以見例少牢饋食若命辭祝辭不
稱某妃配亦同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
以示主人還音旋下並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還亦右還也寫卦卦者也　鄭氏

康成曰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賈疏決少牢卿大夫蓍長立筮由便與士不同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　賈氏公彦曰士冠禮筮人還東面旅占此經直云長者見從長者為始　敖氏繼公曰長占長者以次占之此與旅占互見也

案還亦右還還南行乃東面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日旬之外日　賈氏公彥曰案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云及至也言至遠日又筮日明不并筮也此不言及則并筮

敖氏繼公曰謂即於其日改筮之亦見其異於大夫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據曲禮吉事先近日假令孟月先

於上旬内筮筮不吉乃用中旬之内更筮又不吉更用下旬内筮筮不吉即止不祭　孔氏穎達曰一卜不吉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　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宗人告事畢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徹筮席乃告

案自筮日以後凡告事畢者皆宗人周官肆師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禮官之職也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　敖氏繼公曰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

案少牢筮尸前祭之二日而士必三日者大夫筮日畢即官戒齊期士既無暇為七日之戒又必無祭而

不致齊之事故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容以筮尸之日為致齊之始也

通論何氏休曰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坐尸　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謂古人用尸蓋上古朴陋之禮看来古人自有深意非朴陋也

案祭必立尸程子說巳見士虞禮朱子謂惟祭天地

想不敢為尸蓋以無敢為之尸者故意其然也然夏

官節服氏職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則郊

亦有尸與

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

尸尚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

父尊鬼神也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賈疏曲禮云為人子

者祭祀不為尸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曰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為名　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賈疏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　敖氏繼公曰某之某謂某之子某也春秋傳潘尪之黨鮮虞之犇皆謂其子也特見命詞明其餘皆如求日之儀

案重言某者正著其在孫列而不在子列且以其父為祖所識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外事尸異姓內事尸同姓　賈氏公彥曰案祭統孫為王父尸鄭注云取於同姓之適

孫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但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鳧鷖之詩皆言公尸又曾子問卿大夫將為尸於公是也若大夫士之祭尸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故曾子問篇中孔子答曾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

案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者也其有

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尚質也吉祭則筮尸矣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而喪祭有女尸何也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為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牉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子孫而殤其祖考焉可乎

右筮尸

乃宿尸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目下事也　鄭氏康成曰宿讀為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賈疏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記作肅賈疏曲禮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官亦作宿賈疏大宗伯大宿視滌濯是也　賈氏公彥曰前無戒而直有宿者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凡宿者必先戒戒者不必宿宿尸與宿賓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宿尸云乃是綏辭則與筮尸别日

主人立于尸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賈疏決冠禮宿賓主人東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賈疏陪主人後東頭為上者不得過主人）賈氏公彥曰為尸者父象也主人有子道故北面　敖氏繼公曰上言筮尸如求日之儀則是筮時兄弟咸在所筮者亦存焉筮之而吉不即告之乃於其既歸也然後親宿之於其門者尊之而不敢茍也北面者尊尸若不敢必其西面見己然

案注云子姓當其後盖以下文嗣子及兄弟養東面

北上者決之則壯之東上嗣子當主人之後長兄弟次之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南面當尊　敖氏繼公曰出門左西面見賓客之正位也主人北面尸不南面見之者辟尊者之禮也

案尸得如主人服者惟士與大夫耳自國君而上多有不如主人服者矣詳見曾子問喪服小記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尸　敖氏繼公曰辟者起敬也蓋在尸出門時皆皆子姓兄弟也是時子姓兄弟亦立于主人之後而上當其後也

案下記云尸入主人及賓客皆辟位出亦如之此方宿尸尸出而即辟敬於始也

主人再拜尸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先拜尊尸賈疏決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人乃答

拜　敖氏繼公曰尸不先拜者以將爲尸故變於賓主禮答拜亦再拜　賈氏公彥曰少牢宿尸主人再拜稽首祝釋辭訖尸乃拜此尸答拜後宗人乃擯辭者士尸卑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　賈疏筮尸時雖不見宰贊命以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　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

案擯相者皆宗人周官凡享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王之小禮亦禮官事也

祝許諾致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祝事尸者也故於此即使之致命以見其意　鄭氏康成曰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　賈氏公彦曰大夫下人君唯有祝擯此使宗人擯又有祝傳命士卑不嫌兩有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

敖氏繼公曰拜稽首亦尊尸也尸既許諾則成為尸

故於此不答拜

案少牢宿尸前後皆稽首此則前再拜而後乃稽首

亦主於相變尸不答拜者為祖宗許也

尸入主人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　賈氏

公彦曰少牢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此經尸入後乃言主人退則尸不送可知尸不送者士卑也　敖氏繼公曰尸既許諾則有祖道故不俟主人之退而先入見其尊亦變於大夫尸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

正義賈氏公彦曰宿一人備三獻之賓

案大夫尊宿戒皆使官不躬親士則親宿賓長其衆

賓當亦使人宿之

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涖音利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

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　李氏如圭曰賓即

筮時有司知有祭祀矣賓不筮者主人爲獻主賓助

祭而已　敖氏繼公曰此云吾子將涖之是歸者賓

已許之矣然則筮日之後亦當有戒賓之儀如士冠

禮所記者經不見之文略耳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

為之故下文別云厥明以別之　郝氏敬曰前言諏

某事此言歲事義互備

通論賈氏公彦曰下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

次衆賔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衆兄弟公有司私

臣選以為賔者入適西階以俟行事不選為賔者公

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亦皆得與於獻

案公有司私臣敖氏之解為的見本篇記及喪服士

喪禮

賔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賔答拜主人退賔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宿辭擯者釋之是賔之對辭亦擯者傳之矣

案上文賔先拜主人尊主人也此賔答而主人先拜賔成其為賔也賔拜送者禮之常故不同於尸也

右宿賔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鼏茫狄反注古文鼏為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賔之明日夕　敖氏繼公曰門

外不言東方可知也北面北上亦放祭時陳鼎之位也鼎而冪亦為不宜塵

案祭時陳鼎西面非北面但北上之位同耳凡鼎卒脀則設冪此則陳而未脀疑不用冪矣而亦有冪致絜之至也

通論楊氏復曰鼎數自一至十二一鼎者特豚無配也士冠醮子士昏婦盥饋舅姑士喪小歛之奠朝禰之奠用之三鼎者豕魚腊也特牲饋食昏禮共牢士

喪殯奠朔月奠遷祖奠用之五鼎者羊豕魚腊膚也
少牢饋食聘禮致飱衆介玉藻諸侯朔月用之七鼎
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公食下大夫之禮九鼎者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也公食上大夫之禮
十鼎者正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陪鼎三膷臐膮
也聘禮致飱上介鼎七羞鼎三是已十二鼎者正鼎
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膷臐膮也
聘禮宰夫朝服設飱鼎九羞鼎三周禮膳夫王日一

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已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以其賔尸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於門外是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别數則為奇數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門外北面當門也　賈氏公彦曰

經直云門外不言門之東西故知當門下篇少牢陳
鼏在門東北當門者士卑避大夫故也
案門外即門東敖說為長蓋士虞禮陳鼏門外之右
吉祭反是則在門左可知又少牢正祭陳鼏東方當
序西面特牲正祭之位從同獨於門外陳鼏變而當
門於義無取
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棜於庶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上

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士腊用兎　賈氏公彥曰案士虞記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注云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𠀤實獸於上東首不與牲相統　敖氏繼公曰獸言東首而不言足者以其足左右出故也案士喪下篇柎亦南順但彼設于堂下以饌甒籩豆籩此則設于門外以置腊耳牲縱而腊橫東首吉禮之正也則士虞腊西首可見矣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　賈氏公彦曰豕縳其足陳之東足寢其左　敖氏繼公曰吉祭牲宜東上今腊在棜而豕反居西又異其所向是無所上也以其未即殺故生死不可以相統與

案棜與牲皆在咢南則棜稍東而牲稍西咢直二者之間與腊在牲東者以其饌于棜也有棜者在東無棜者在西則自西視之便也腊東首牲東足吉祭主

于東方東方陽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鉶古刑敦音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　賈氏公彦曰西堂即西廂爾雅注夾室前堂謂之廂　敖氏繼公曰豆籩鉶葢在東房之東墉下南上者豆二以並在南二籩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主於器士家亦有左右房於此見之矣

案壺為酌奠而設以新濯故覆之下記云覆兩壺是也東房者婦人之位在焉豆籩鉶皆主婦所有事故在東房也少牢云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是東上也此南上則縱横相變矣其自東墉下陳之則一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案東房對西房而言謂此所陳在東房之東可也以房中之東為東房不可也東房在正室之東夾室又

在東房之東若夾室之北則北堂下之東矣鄭氏以
夾室之北一架通為東房非也
餘論楊氏復曰案儀禮吉凶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
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然也周禮醢人
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
實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
羞籩之實此天子之薦禮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
有六諸侯十有六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案聘

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掌客之豆較之禮器之豆數又多焉何耶或曰禮器之數用數也掌客之數陳數也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筮位也

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如初者以賔在而宗人祝不在　敖氏繼公曰此時方修祭事助祭之賔宜來視之以其不在鼏者有司群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賔既位於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於他所矣下文云宗人祝立于賔西北東面南上又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足以明祭時有司之屬不在賔位也審矣案助祭者統言之皆曰執事經云執事之俎陳于階

閒是也自子姓兄弟而外統言之皆曰賔下經獻酬諸禮長賔長兄弟以下各分兩行是也其公有司私臣亦在賔内而另分二列於下則又以貴賤殊之公有司在西繼賔黨也私臣在東則以其私也而主道統之所以主人及子姓兄弟如初而賔以下不如初也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

廟　敖氏繼公曰祭事將至宗祝之位宜異於有司故外位在此南上宜變於賓

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衆賓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賈疏案有司徹主人降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皆答一拜注云所以不再拜者辟國君故也此士賓再拜者以士賤故衆賓得致禮

案鄉飲禮衆賓皆答一拜有司徹衆賓亦皆答一拜

則此禮不應特異注疏所云葢未必然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從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視濯也　敖氏繼公曰如外位則子姓宗人祝皆在其中矣不言者省文也子姓之入亦先於兄弟宗祝之入宜後於衆賓

案外位如筮位則主人立于門東西面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此主黨也其不如筮位者賓

衆賔立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賔西北亖賔

黨也公有司當於西方北面東上私臣當於東方北

面西上但無門以為之節耳經云如外位則外位還

當以内位決之士喪朝夕臨之外位則公有司私臣

在大門内之東西以其直當寢門與廟門異也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濯漑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

面告緣賔意欲聞也賈疏主人在東階之下宗人降自西階宜東面告濯具以賔在

西亦欲聞之所以不正面告 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賈疏洗濯當告絜不洗者告具而已几席不在洗内故不言絜決下舉鼏冪云告絜 敖氏繼公曰宗人亦既立於賓西北之位乃升於壺言濯以見其餘不言敦鉶几席省文也東北面鄉主人濯具謂所濯者已具也此亦有不必濯者乃云濯具者總言之耳

通論賈氏公彥曰春官宗伯宿眡滌濯大宰涖之特牲禮得與人君同者士卑也少牢當祭日概祭器下人君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宗伯眡滌濯王后不眡

諸侯夫人視濯特牲宗人視濯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也

賔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視牲也　敖氏繼公曰惟言賔主人出文又省矣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正義鄭氏康成曰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　敖氏繼公曰雍正亦公有司給事

者云雍正者以事名之　李氏如圭曰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牷牲無疾則聲和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具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告之儀亦皆東北面　朱子曰升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告濯具又視牲告充已乃舉鼎鼏告絜禮之次也

請期曰羹飪飪而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期祭早晏之期也肉謂之羹飪孰

也謂明日質明時丙曰肉熟重豫勞賔宗人既得期
西北面告賔有司　敖氏繼公曰言以羹飪為節則
質明可知請期而主人自告之亦異於大夫請期蓋
東面既得期西北面告賔東北面告兄弟
告事畢賔出主人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送于外門外
右視濯視牲為期
案天子國君宿視滌濯少牢禮移之祭日辟君也

疏謂士位卑故不嫌於先期行禮然尚有一說大夫尊助祭者多以饔人廪人司宫等官推之凡公有司私臣之奔走廟中者視士不啻數倍焉雖同日行禮而寛然有餘士則助祭者少則雖欲辟君而有所不暇亦勢當然也　周官眡滌省牲皆大小宗伯與肆師掌之故此節禮儀以宗人為主祝接神者也雖同即位而不與其事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賈疏主人服如初冠端玄也其餘有不玄端者下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注謂賓及兄弟也惟尸祝佐食與主人同服　側殺殺一牲也　敖氏繼公曰東方蓋當東塾少南鼏之西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司弓矢職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視親殺也國語云郊禘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又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射牲諸侯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視之而不殺

也側特也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少牢司馬刲羊司士擊豕以其二牲不云側也

案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孰始則茀視殺而已不必親矣故大夫士之禮同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饎尺志反注古文饎作糦周官作饎

正義鄭氏康成曰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賈疏下記云尸卒食而祭饎爨注云舊說宗婦祭饎爨是宗婦為之可知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爨

近西壁南齊于坫賈疏士喪記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明設爨西堂下齊于坫可知

賈氏公彦曰主婦視饎爨猶主人視側殺　敖氏繼公曰視之當東面爨亦東面

案虞祭饎爨在東堂下西面吉祭反是則在西堂下東面可知主人視側殺重血食也主婦視饎爨重饋食也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普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亨煑也煑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賈疏

少牢羹定饔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知用鑊也詩云誰能亨魚漑之釜鬵　敖氏繼公曰此亦以亨者見爨之面位也東方於陳鼎之處則又東矣北上豕爨在北魚腊亞之

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視濯時也　敖氏繼公曰士昏禮既實鼎陳于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謂此時也是言如初則上文所謂門外亦其東方明矣

尊于户東玄酒在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户東室户東玄酒在西尚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鄉飲酒鄉射皆玄酒在西事酒在

東若燕禮大射惟君面尊不從此義

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　案

氏繼公曰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賔與長兄

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主婦賔長

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于鉶之北矣

執事之俎陳于階閒二列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賈疏士虞記祝俎陳于階閒敦東彼虞不致爵故不見主人主婦俎此吉祭有主人主婦致爵其俎陳于階閒可知少牢主人主婦無俎者以三獻禮成别為賓尸正祭無致爵故無俎賓尸行三獻致爵乃有俎不賓尸亦於三獻尸爵止行致爵乃有不升鼎者異於神賈疏前俎升鼎而入設於俎也階前此云陳於階閒二列故知不升鼎

敖氏繼公曰執事謂凡執祭事者也主人

及祝以下之通稱其俎二列北上東列則胙俎為上西列則祝俎為上其内兄弟之俎則當次於兄弟也此執事之文所包者廣與前後所云者不同　郝氏敬曰俎自北陳而南先獻者居北

案此則賔亦包於執事中而所筵之賔即於僚屬擇之也明矣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盛音成藉慈夜反萑音完注古文用為于

正義鄭氏康成曰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　敖氏
繼公曰盛乃藉之重黍稷也
案陳饌必詳其方與其次者亦取祭時便於設也實
㽅而北上如初則主人衆執事舉㽅之先後視此矣
實豆實籩如初則薦尸祝佐食凡出自東房者後先
之序視此矣實鉶如初則位於豆南者南陳視此矣
階間之俎二列北上則主人主婦賓兄弟以下凡有
俎者其東西之方後先之等視此矣士虞禮饌黍稷

二敦西上下文又曰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其饌也黍在稷先其設亦然以是知具饌之序即陳設之序而此之兩敦西上不言者文略也

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内之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賈疏揮振去水使手乾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是也今有巾故不揮　門内之右象洗在東凡鄉内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　李氏如圭曰尸盥在門右據向内也　敖氏繼公曰亦匜

在槃中南流簞巾在其右盥以槃匜說見公食大夫

禮

案尸盥匜水謂尸所盥之匜水也槃簞巾皆在門右

屆尸入則侍盥者執之趨門左以就之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賈疏上視濯時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至入廟時宗人獨升視濯及出門外視牲告充未有使祝之文至此臨祭使祝敷席故云至此使祝接神也

敖氏繼公曰几亦右之　孔

氏穎達曰祭以某妃配其几皆同不特設　程子曰祭止一位者夫婦同饗

案少牢言右几此言東面互相備也自國君以上祭祀筵几皆司几筵設之大夫無司几筵之官故司宮設筵祝設几士則皆祝設之又殺矣天子筵三重諸侯再重大夫士一重禮器孔疏云大夫士祭祀止一席是也

右亨饎陳設

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纚所綺反又山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内則曰舅没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賔客每事必請於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賈疏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知同服者少牢云主婦贊者一人亦髮鬄衣侈袂與主婦同

敖氏繼公曰大夫妻祭服褖衣侈袂則此宵衣乃次於褖衣者耳纚笄士妻首飾之常言之者見其無異飾也　李氏如圭曰記云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也官備則具

備

案士冠以爵弁服為盛而易服則以玄端女昏以次純衣纁袡而俟見則纚笄宵衣以此相準是宵衣與玄端對也士下大夫其祭服玄端則士妻服宵衣為稱纚笄宵衣說見士昏禮

通論賈氏公彦曰内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者皆不同服尊卑差等也大夫士婦人助祭同服禮窮則同

主人及賔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於賔兄弟之下言群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宗人祝亦在賔西北其他則在門西若門東與其在内位同上經不見門東門西之位而亦云如初者其文主於兄弟以上而略於群執事也

案此兼言羣執事者包祝宗人在内而凡有事於祭如佐食賛者公有司私臣之屬皆在焉敖氏謂門東

門西放內位約言之耳其實廟門外之直南無門也

宗人告有司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具猶辦也案辦即辦說見士相見禮　敖氏繼公曰告主人也告之亦宜東北面既告則反于賔西北

主人拜賔如初揖入即位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視濯時也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正義敖氏繼公曰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是也此中庭謂東西之中其南北則參分庭一在北與鼏於門外猶在兄弟之位至此乃立於中庭以事將至宜異其位也　賈氏公彥曰下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謂無事時

存疑鄭氏康成曰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

賈疏士喪禮下篇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宗人西階前北面注云當詔主人此特牲吉禮主人行事阼

階宗人亦在阼階南擯主人佐食北面立于中庭明在宗人西也

案以記文證之則佐食當為同姓敖說是也立于宗人之西經無明文疏以反哭入門為比非其倫矣

右即位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戸内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

敖氏繼公曰云及祝則是主人先升也先升

後入盖俟於堂

案虞祭未迎尸則主人先祝入此吉祭祝先入而主人從吉凶相變也後祝入以神道事其親也此未迎尸而祝亦先入故注謂接神宜在前也

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蝸力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盥盥於内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李氏如圭曰薦豆於奥席前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賔舉鼏

敖氏繼公曰此執事謂左人及取俎匕者賤於右人故先出不遣賔長者賔長與主人皆在右宜同出也

主人降及賔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鼏賔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鼏除冪長知丈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降亦宗人詔之也賔長在右謂長賔在魚鼏之右衆賔長在腊鼏之右也然則魚腊之左者亦衆賔與凡吉事除鼏於外凶事除鼏於

内除鼏亦右人　鄭氏康成曰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　李氏如圭曰入以東為右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賤者之事也　賈氏公彦曰東為右人西為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左人畢入時在鼎後又載牲體於俎賓主當相對為左右以賓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為右人而使他執事在左而載也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宗人執畢所以指教其錯鼎之處也故宜先入當阼階南面者示其當錯於此為之節也其南北之節亦南於洗西與鼎入設當阼階士禮也大夫則當東序國君則在碑南此用畢者以主人親舉重其事也鼎既錯則反之於外而復位大射儀曰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則畢但主於指教設器者明矣 鄭氏康成曰畢狀如叉盖為其

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枇畢同材明矣今此枇用棘心賈疏下記云棘心匕刻則畢亦用棘心　孔氏穎達曰牲體從鑊以匕升之於鼎從鼎以匕升之於俎吉祭匕用棘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人

辨正鄭氏康成曰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又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無叉者乃主人不親

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又此純吉用棘心又

通論賈氏公彦曰易震卦不喪匕鬯鄭注云諸侯為祭主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為也若然諸侯親匕牲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親匕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畋器曰畢祭器亦曰畢詩曰兕觥其觩又曰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

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錯七故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　敖氏繼公曰鼎錯於東方西面順主人之面位也上者亦南於洗西右人既委扃皆西面俟於鼎東

贊者錯俎加匕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西縮加匕東柄賈疏少牢云俎皆設於鼎西西肆又云匕皆加於鼎東枋則此可知既

則退而左人北面也賈疏俎從於鼏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

敖氏繼公曰此賛者葢三人其二人各合執二俎一人兼執三匕與匕俎取之於東塾東執以上而錯俎于鼏西加匕于鼏上而所俎亦在豕俎之北也知取匕俎于東塾東者士虞匕俎在西塾之西此吉祭當反之也

毛氏萇曰匕所以載鼏實

通論陳氏祥道曰匕之别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少牢廪人之所慨黍稷

之匕也饔人之所摡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
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又小於疏匕何則
敦之量不過三豆髙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
之以挑然後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

乃朼朼音匕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人也左人載之尊者於事指使
可也

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音祈 注古文鼏皆作密 敖云鼏當作冪

正義鄭氏康成曰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　孔氏穎達曰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於肵俎設於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於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　敖氏繼公曰以少牢禮例之則此亦右人先升心舌而佐食載惟言佐食升之省文也設之盖亦西縮

案肵腊加冪以其後設也正俎不冪升畢即設也其除冪也當在主人羞俎之時而即委之於阼階西與

卒載加匕于鼏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載畢亦加焉賈疏主人匕牲體訖加于鼏則宗人畢亦加于鼏可知宗人以畢助之匕

主人升入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匕者於是亦復位

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設俎載者賈疏經卒載下即云入設明是載者設之

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

賈疏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于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矣故腊俎特者取其方也　敖氏繼公曰少牢禮云序升自西階相從入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芼茫報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鉶不言北上者其實同也亦先設北者宗婦不賛敦鉶者辟內子禮也凡敦鉶皆特執於少牢備見之　鄭氏康成曰宗婦不賛鉶敦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賈疏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賛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賛此士

祭禮二敦少故不使宗婦贊主婦可親之也若然少牢佐食贊鉶宗婦不贊鉶此并云宗婦者以有司徹主婦亞獻尸取一羊鉶奠於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又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是也

案上經兩敦陳于西堂主婦當出自東房取諸西堂入室乃設之此不言自東房互見少牢也周官大祭祀之粢盛小宗伯詔六宮之人共奉之世婦主差擇之其爨在西堂下小宗伯涖之饎人炊之舍人實之陳于堂西小祝逆之后親設之九嬪贊之少牢主婦

設一敦餘三敦則婦贊者執以授主婦主婦設之士
妻宗婦不贊則敦與鉶皆主婦自反以取之矣雖曰
敦少亦以明士禮之殺也敖氏謂不贊敦與鉶辟內
子禮可與鄭注相備
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
南出立于戶西南面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酌奠奠其觶也後酌者酒尊要成
也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　敖氏繼公曰酌奠酌

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　賈氏公彦曰少牢啓會乃奠此既奠乃啓會者彼大夫禮此士禮相變也　李氏如圭曰會敦蓋也郤仰也　郝氏敬曰戶西南面士虞記所謂負依

案酌于戶東之壺以奠也此奠觶尸坐執之祭之啐之奠之至嗣舉奠訖洗酌尸受之又祭之啐之奠之與他酬酒之解異鉶南即會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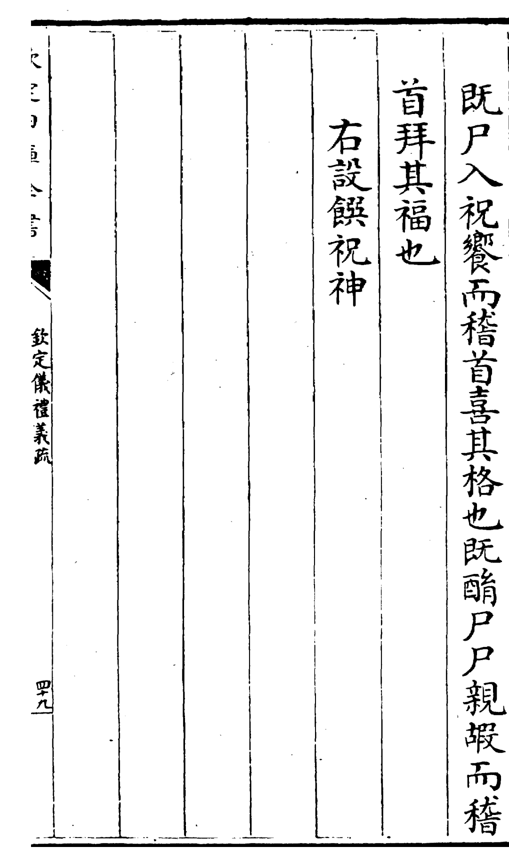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賈疏引少牢祝祝已下者見迎尸前釋孝子辭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拜為食具也於此乃云祝在左則鄉者南面信矣祝在左說見聘禮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拜為已祝也

案九拜惟稽首最重此經凡五節始宿尸尸許諾而



稽首成其為尸也繼設祭祝祝兩稽首冀其來饗也

既尸入祝饗而稽首喜其格也既酳尸尸親嘏而稽

首拜其福也

右設餕祝神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浦　婧